

■新作聚焦

陈继明长篇小说《七步镇》：

重新定义当代小说美学格调

□付如初

“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有多爱就有多怕。那决定了我们命运的，不在记忆的深处，就在时间的远处，陈继明在新书《七步镇》里如此说道。然后，他在小说里写，那记忆深处隐藏着人心的伤痛，那时间远处埋藏着历史的酷烈。有时候，这伤痛和酷烈被回避了、被忽视了，但当爱出现的时候，一切都忽然如春天般苏醒。只是醒来之后，人看到的不仅有生命的盎然蓬勃，还有历史尘烟的茫然四散，有爱的危机四伏。

小说的男主角公东声是一个中年胖子，来自宁夏，曾有三个前妻。婚姻的失败、生活的焦虑、性格的内向，还有作家的身份，让他患上了一种叫“回忆症”的心理疾病。他喜欢独居，喜欢吃，喜欢自己疼爱自己，喜欢回忆自己的前世，最恐惧无缘无故的死。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澳门遇到了厉害的心理医生，被催眠之后，他回忆起初恋的意外死亡，回忆起父亲和母亲的死，回忆起自己孤独的童年，隐约想到自己曾经具有快意恩仇的奔放性格，冥冥中见到自己的前世曾是杀人如麻的土匪，曾在中条山战役中慷慨杀敌。前世土匪今生书生，前世豪强今生懦弱，让人不禁想到上世纪80年代初莫言在《红高粱》中发出的“种的退化”的浩叹！

然而，《七步镇》的意味却远不止于此。整部小说早已褪去了强力的“启蒙”色彩，褪去了理想主义色彩，它只是想贴着当人物物的心理现实，追寻民族性格的心理现实，进而找到民族历史的某种真实。从这个角度看，《七步镇》特别理性，它清晰地知道小说的功能，在艺术之美的基础上，呈现人性的迷茫、命运的困惑、真理的认知和历史的探寻。

对东声而言，催眠好像一个引信，燃起了他要珍惜今生，好好生活，重新爱的兴致。于是，他和年轻女孩儿居亦——一个在澳门的大学里开“情色电影赏析课”的讲师，开始了一场浪漫的恋爱。他想在爱中治愈，然而，爱却敦促他找到了更丰富的“自我”。顺便说一句，陈继明笔下的女性，又纯洁又风月，与众不同；他笔下的爱情，也散发着色而不淫的气息。

李明春的中篇小说《山盟》甫一发表，便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他对当下农村生活如数家珍般的熟谙程度，对自己的作品不断修改和一再打磨的认真态度，都让我为之纫佩、为之叹服。

《山盟》由精准扶贫入手，既写了扶贫工作 在石家梁村进展的步履维艰，又由相关的人和事牵引出乡村小学 的霸凌现象、乡镇官员的势利作为，以及石姓家族三代人扎根乡土的接力奉献，这便使作品由扶贫事项 弱入又超越了扶贫本身，而具有真切揭示当下农村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现状的更为丰厚的意蕴。

单就作品里扶贫的内容来看，《山盟》的写作就别有洞天。不同于那种大面积、大声势的集体性扶贫，石家梁村的扶贫，是下乡干部与贫困户一对一的精准扶贫。石家梁村第一书记石承要帮扶的是两户人家：单身汉凯子、跛夫冬哥和儿子山仔。凯子流氓成性，还死要面子，压根儿就不愿干什么扶贫对象，他还有一套自己的说辞：“人穷骨气硬，不要人施舍救济。”石承到到处追着凯子，还要好言相劝。给他找了摆摊卖水的生意，他嫌有人讥笑，甩手不干；又给他找了一家餐厅的杂役活计，又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扬扬而去。而另一个扶贫对象冬哥，因没钱医治腿病已不能下床，需要儿子在身边照顾；而儿子山仔每天要跑十多里路到镇上上学，又

于是，东声开始回到故乡，寻找前世，寻找历史，寻找“自我”，寻找爱的理由。他找到的是自清朝以来甘肃天水水匪频仍的历史，找到的是自己的前世李则广，找到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西北性格。

1931年，地方军阀马廷贤占据天水，七步镇盐商金三爷的大儿子李则广（鸽子李）应征入伍，因战斗失利带手下人脱离马廷贤部队，占据了甘谷、通渭一带的马家堡子，做了土匪，一度杀人如麻，民间传说着他剥人皮、做人皮鼓的故事，令几十年后的人都闻之胆寒。

1935年，李则广投靠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接受整编，任副团长、团长。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爆发，李则广团参战，阵亡大半，他和几个卫兵侥幸生还。1942年，李则广脱离军籍，一人还家，从此不问国事，只以饲养牲口为生。1966年冬，因在批斗会上坦承曾杀死了、罗两姓26人，惨死在丁家后人的杀猪刀下。

李则广的同胞兄弟李则贤，是七步镇地下党的领导人。1937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被国民党天水警备司令高增吉率人抓捕，李则贤闻讯逃脱后赴延安。解放后，李则贤在湖南淑浦担任县委书记。

李则广死后，李则贤才开始回家。兄弟二人解放后一直没有见面。由此，一本从自我出发的小说，来到了大西北这个广阔的空间，牵出了百年中国历史这个深邃的时间。《七步镇》用充满诗性智慧和哲学思辨的语言，书写了小切口中的大历史，展现了内部自我之外的大时代。它用“回忆症”隐喻历史遗忘的民族病痛，用治愈回忆症的过程表达沉痛的家国忧思。

如果说人在命运中的挣扎也是一种艺术，那《七步镇》在十几万字的篇幅内，完美再现了这个过程。如果说历史和现实的纠葛是小说这种艺术的土壤，那《七步镇》让这个土壤呈现了沃野千里的气象。而如果说爱情是命运和小说的血液，那《七步镇》让这种血液如新鲜般红美艳。

有人说，真正的艺术是人类的触角，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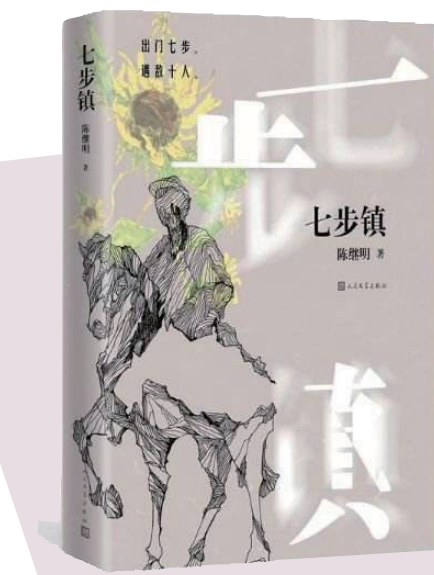
■短 评

别具意味的扶贫故事

——评李明春《山盟》 □白 烨

因在学校遭受镇长儿子无端欺凌奋起反抗时刺伤了对方，面临着要被学校除名的处理。因此，石承帮扶冬哥的当务之急，是要先尽力解决山仔失手伤人一事及他面临的失学危机。两个贫困户的烦心难事一摊出来之后，问题就显而易见，石承所担负的扶贫任务，并非简单的经济帮扶，生活改善，而是关涉到当事人观念的转变、处境的改变等深层次问题的综合工程。这样一些异乎寻常的帮扶对象，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应对的帮扶工作，把一些地方在精准扶贫中问题的难度、工作的力度，都真真切切地揭示出来，这既拓展了人们对于扶贫工作的已有认识，也引发人们对相关现象和有关问题的反思与追索。

遇上凯子、冬哥这样的“老大难”对象，石家梁村的扶贫工作真是难上加难。但曾是当年红军创建时期的发源地一部分的石家梁，自有解决问题和克难攻坚的深厚内力，这就是以现任第一书记石承、前任第一书记石现为代表的党的基层干部不改初心的坚



试探出生活的新意，它拓展出新的美学境界。新中国成立近70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在问题小说、在追寻宏大意义上迷失太久。曾几何时，问题的尖锐和迫切，让我们无暇顾及小说的美学，我们像探讨人性问题的标本一样探讨小说。曾几何时，我们对技法的实验、对文化之根的寻找、对琐碎现实自然主义化的描摹，都是想忘掉埋藏在当代文学心中的“问题的块垒”，捕捉到“反映问题”的更锐利的角度，更直接的方式。曾几何时，多少小说面对问题的时候，都是想硬碰硬。

如今，新闻面对问题比小说更直接，自媒体面对问题比小说更快捷。当代小说也经过了几十年的充分的尝试和发展，如今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在经由美学抵达意义和功能的过程中，它该选择的路径是什么？换句话说，如今的创作生态下，我们呼唤着好作品，大作品，那么我们对小说价值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或许我们急需回到小说美学本身，回到语言和故事的完美融合，回到人物和命运的水乳交融，回到人性和生活的微妙冲突，回到格局、情趣和深度遍布文本各个角落的状态，

《七步镇》有荡漾的语言、细密的故事、迷人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它感性而智慧，十几万字中充满着弥漫性的美学力量，带着无限时空和无限人性的内在容量，充满着近乎哲学思考般的智慧含量。

回到小说作为小说本身的复杂精神。

现实主义小说也该回到“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回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初状态，回到“真善美”。或许，好小说的惟一标准就是，在经由自我抵达现实、经由性格触及命运的时候，借助的是美，借助的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度揣摩。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觉到的不是被告诉，而是被触动，被启发。

一切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呈现的意义，都须在语言之美的基础上实现。这本是陈词滥调，但在创作实践中却总是被有意无意地遗忘，就像历史从来都有一种无可回避的真实，也从来都会现实中闪现麟角和锋芒，却总是有意无意被遗忘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七步镇》应该为这个话题提供一个范本。它有荡漾的语言、细密的故事、迷人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它感性而智慧，十几万字中充满着弥漫性的美学力量，带着无限时空和无限人性的内在容量，充满着近乎哲学思考般的智慧含量。《七步镇》能让我们感受到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所应该具有的美学格调 和美学风范——一种久违的阅读的感觉。

也筹够了治疗腿病的费用安上了假肢。一切都在各种力量的合力促动下悄然改变，看到“贫困户脸上的笑容”，石承“心情很坦然”，因为这一切本是必欲达到的目标，必将实现的心愿。

总体来看，《山盟》写得很接地气，故事都是日常化的细琐生活，人物都是平民化的乡里乡亲，这使作品通体呈现出平实与平朴的艺术本色。但在这种脚踏实地的故事叙述中，却也闪现出神来之笔，使作品内核彰显出了，气韵也生动了，那就是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当年“闹红”时刻写在山上的岩壁标语：“共产党是给穷人找饭吃的政党”。这条刻在大山岩壁上的红军标语，道出的是当年红军闹革命、共产党打天下的最初宣言，这样一个镌刻于90年前的红军标语的昭然呈现，既使作品陡然拉大了历史的纵深度，又使作品豁然增添了精神的丰厚度。它使人们回想起共产党人依靠穷人闹革命、领导人民打江山的光辉历史，也使人联想起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为人民谋幸福。

扶贫攻坚是现实的工作，而“不忘初心”是永远的信念，这二者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通过扶贫而使乡民特别是老区的乡民脱贫，是改变当下一些农村贫困现状的需要，也是共产党人信守和兑现原初承诺的需要。至此，《山盟》就在别具一格的扶贫故事中，释放出了意味深长的意义。

■创作谈

问：如何看待这部小说中的自传色彩？

答：一部寻找前世的小说比任何别的小说都需要“看上去像自传”。另外，这部小说是一个决心务虚的小说，它需要穿上一件自传的外衣，让实的部分把虚的部分压住。还有一个用意是，我想让自传性成为这部小说的修辞之一，自传成分不只是内容和材料，还有修辞。它和虚构之间构成了较为隐蔽曲折的修辞关系。

问：为什么是回忆症而不是别的病？

答：回忆症是病又不是病，是重又是轻，是身体的问题，又是精神的问题，有很近的病因，又有很远的病因，总之，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给我的叙述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让叙述从一开始就有了较好的弹性。

问：回忆症是不是一个隐喻？

答：书里的回忆症，不只是顽固回忆，还有它的反面——遗忘，还有对记忆的有意修改，还有无法遗忘、选择性遗忘、选择性记忆等等。构思的时候，我有打算，把这本书写成关于回忆的百科全书。我甚至告诫过自己，别把回忆症单单作为隐喻使用。因为它一旦是隐喻，就有可能反过来控制叙事，让内涵变得单一。

问：小说的后半部分如果不是被东声一点一点找出来的，而是一个正面讲述的故事，有可能写成一部大家熟悉的家族小说，为什么不是？

答：那样的小说已经有不少杰作了，我不可能写得更好，我也不愿意那么写。动笔之前，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这个时代的长篇应该怎么写？一个在大学讲台上督促学生进行现代叙事训练的人，应该如何写一部新长篇？我给自己的回答是，首先，这部小说最好用二三十万字解决问题；其次，讲故事，但不把“讲故意”视为平庸呆板而面玲珑的借口，小说终究要成为小说；第三，别搞大家伙，别写一部“砖头”出来，写一部小规模小逻辑的长篇，小，但灵活，小，但有勇气，它应该和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世界有密切关系。我的意思是，它应该能证明它的作者生活在目前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其次，它如果只想老老实实圆圆润润讲故事，而没有丝毫介入的激情，就不如不写。

问：小说里有很多议论，你自己是如何考虑的？

答：那个名叫东声的人，是一个回忆症患者，又是一个作家，他不是农民，不是局外人，不是健康得上下流油的人，他如果正常思维、正常说话，而且足够诚实，就应该像小说中这样说话。当这样的语言冒出来后，我也有过担忧，但是，我的叙事如果刻意显得平静和本色，可能会伤害这个人物，甚至可能走向虚伪。一部只剩下描述功底的小说，也许不错，但所有的小说都如此——平静本色地描述一座城市、一条街道、一种乡土、一座山脉，而看不到作家自身的焦虑、忧伤、困惑、疑问，恐怕有问题。至少，这一次，我不想。不动声色的描述，我有过这样的训练，我并不是不会，但是，这一次我不想。再说，我心里清楚，表达一个回忆症患者深入幽微的内在体验，只能用现在这种语言，一种适合综合内与外、感性与理性的、回忆与现实、个人与世界、灵魂与肉体的语言。

问：小说里有一个对小说本身的认识：好小说应该有风月，这话如何理解？

答：这不是一个严谨的说法，只是一个临时的比喻。有一天，我发现，我曾经喜欢过的那些作家，都是不缺少风月的作家，海明威、川端康成、福克纳、赫拉巴尔、巴里科、菲利普·罗斯、奈保尔、村上春树，他们最严肃的作品里都有风月。很多以文风冰冷著称的作家，如索尔仁尼琴、库切、德里罗、卡尔维诺，他们的文字里同样有风月。风月大概是一种文学精神，正是它，让作品超越作家自身，超越作家认真描述过的某个“邮票大的地方”、某个年代，像星球一样飞起来。《我弥留之际》《过于喧嚣的孤独》《阿根廷蚂蚁》《暗店街》《我的名字叫红》，这些作品早已经是悬垂在人类上空的星球了。

问：小说里还谈到了很多小说创作问题，它们是不能缺少的吗？

答：在这部小说里，谈任何具体而微的东西，都在谈“别的”，意在此又在彼。谈爱的时候不只在谈爱，谈性的时候不只在谈性，谈战争的时候不只在谈战争，谈回忆的时候不只在谈回忆，谈遗忘的时候不只在谈遗忘，同样，谈小说创作的时候，不只在谈小说创作。所有话题都是为了形成一种回环饱满的叙事韵律。

问：这部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吗？

答：正如“讲故事”容易被视作借口，“现实主义”也常常是一个作家不作为的借口。始于实，终于实，开头是什么，结尾还是什么，始终都成功地“低到尘埃”里，唯一去处就是“安详”、“温暖”，很多所谓现实主义作品就是这样。这部作品在长时间的构思阶段，的确打算向现实主义看齐。但一直写不下去，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实主义是一个像狮子一样总是不假思索就被夸奖的写法，需要警惕。

问：这部小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吗？

答：卡尔维诺说：“我愛卡夫卡，因为他 是现实主义者。”在卡尔维诺看来，真正的现实是人的灵魂现实——焦虑、疑难、困境。在这部小说里，作家东声说过，一切成功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我同意东声的这个看法。

本报（记者 王觅）日前，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国文联主办的“人民日报社与中国摄影家协会战略合作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人民日报期待你的好照片”全国精品照片征集活动同时开启。此次合作旨在进一步提升《人民日报》图片质量，实现图片“精彩、精品、收藏级”的目标，对增强报纸传播水平、扩大媒体社会影响、提升读者阅读品质具有积极意义。

据介绍，中国摄协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人民网、人民视频将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合作，共享资源，共建平台，共拓市场。“人民日报期待你的好照片”全国精品照片征集机制，就是此次战略合作的第一步。本次征集围绕《人民日报》要闻新闻、理论评论、周刊副刊等版面的需求，面向全国摄影人征集符合报纸定位、紧扣版面主题的优质图片，入选佳作将有机会刊登在《人民日报》的版面和全媒体平台上。

第二届刘禹锡诗歌奖揭晓

本报 第二届刘禹锡诗歌奖近日在广东清远颁奖。经过杨克、余怒、车前子、北塔、黄礼孩等组成的评委团进行投票，世宾、卢卫平、严正最终获奖。组委会认为，世宾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关怀大地、审视内心，探讨写作新的可能性，并组织策划了“东荡子诗歌奖”；卢卫平善于从生活的细节入手，作品中充满民生关怀；严正的创作试图创造一种更深层次的意象，使人与自然联系更加紧密。据悉，刘禹锡曾在清远连州为官近五年，为清远留下了78篇诗文佳作。刘禹锡诗歌奖的设立旨在激励诗人体现个体力量和鲜活的写作经验，表彰具有独特艺术气质的诗人。本届评奖与清远清新区的民宿诗歌节结合，聚焦“诗与民生”主题。（ 陶晓桃）

散文诗人吟咏楠溪江

本报 近日，以“诗吟楠溪江”为主题的散文诗人采风笔会暨山水散文诗创作论坛在浙江永嘉举行。活动由湖州师院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永嘉县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徐成森、谢克强、王幅明、蒋登科、王珂、箫风等20余人参加。活动期间，诗人们走进楠溪江边的古村落进行采访，还举办了“诗吟楠溪江”诗歌朗诵会。在山水诗主题论坛上，大家谈到，山水散文诗不能停留在对一方山水的简单描摹上，而是要将诗人的内心感悟艺术地融入山水草木中，写出山水独有的清音和神韵，写出诗人独特的情怀和胸怀。（ 阮 闻）

张坤山书法作品在京展出

本报 日前，由中国书法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中国长城学会、中国大众文化学会主办，荣宝斋书法院和当代书法篆刻院承办的“承古书怀——张坤山书法展览”在北京81美术馆举行。展览共展出艺术家的近百件作品，其篆隶楷行草五体俱备，尤擅草书，展示了他在书法艺术方面的综合修养，体现了传统风韵与时代特征的融合。专家学者在同期举行的学术座谈会上表示，张坤山作为当代书法的前沿人物和优秀的军旅书法家，其作品大气豪宕、古朴雄浑、风格强烈，蕴藉着深厚的传统功力和文化内涵。

据悉，《坤山墨语》一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同期推出。该书集结了张坤山1000篇关于书法创作、理论研究、审美鉴赏、教育批评等的日课短文，图文并茂，言简意深，学术性强，对引导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小 辰）

“汉世雄风”特展亮相国博

本报（记者 王觅）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北博物院共同举办的“汉世雄风——纪念满城汉墓考古发掘50周年特展”日前在国博开幕。满城汉墓是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反映了西汉时期的物质文明及当时劳动人民的

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画院作品展举办

本报 日前，“写意中国——2018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画院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共展出116件青年艺术家的精品力作，涵盖中国画、书法篆刻、油画、版画、雕塑等艺术种类。参展艺术家多为“70后”和“80后”，他们将美术实践中特有的审美和思考融入作品，反

海子诗歌奖落户安徽怀宁

本报（记者 黄尚恩） 近日，由海子诗歌奖评委会与安徽怀宁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海子诗歌奖落户安徽怀宁”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郭家满、余学锋、西川、张清华、唐晓渡、谭五昌等参加。据介绍，海子诗歌奖于2013年设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落幕

本报（记者 王觅） 近日，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第2018“天桥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标志为期两个多月的本届演出季圆满落幕。本届演出季分为国际经典、中国原创、海外授权中文版和校园演出4个板块，共有12部国内外音乐剧与观众见面，涵盖传统文化、世界经典、流行元素、民族风情、爱与亲情、科技奇幻等题材。2018“天桥奖”共评出3个奖项：《小王子》《近乎正常》《想变成人的猫》《牵手》《我AI你》获优秀剧目奖，杨竹青、田依凡、李响获优秀表演奖，刘大毅、王翔浅、冯磊、刘启薇、俞炜锋、万军、樊冲、祁岩峰获最佳制作奖。

本届演出季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部、北京天桥演艺联盟主办，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承办。主办方表示，今后演出季将从创作理念、人才培养、市场运作等方面重点把控，鼓励创作更多优秀的原创音乐剧作品。